

第二十章 安氏母女受冷落

旁邊廂房的門一開，李錦笙走了過來。她根本沒有離開，而是一直等著，此時面色同安氏一般，皆是陰沉得嚇人。

安氏一言不發轉身進屋，她立馬跟了上去。

一進內室，安氏凌厲的眼神看過來，「妳最近是怎麼回事？做事越發的不用腦子，瑟姐兒是個什麼東西，也值得妳費盡心思除掉？」

別以為她不知道最近笙姐兒隱有針對瑟姐兒的跡象，她就不明白了，為什麼放著正屋那個姓段的和素心居的嫡出妹妹不理，非要和一個不起眼的庶女過不去。這個女兒向來讓她省心，可最近真的讓她失望了。

李錦笙心裏發苦，重生的事情只能死死憋在心裏，誰也不能說。

「娘，女兒也不想的，可外祖母上次拉著女兒的手，說是家裏日子越發拮据，大表哥又不成氣，好些人家的女兒都不願意嫁過去，差的他們又看不上，就是看中四妹妹了，可是上次三妹妹那一鬧，爹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的……」

關起門來，李錦笙喚安氏為娘，認安家為外祖。

安氏的臉色緩和了一些，不贊同地歎氣，「這麼大的事情，妳怎麼不和娘先商量？妳外祖家的事不是妳一個未出閣的姑娘能摻和的。這事若是成了，妳的名聲能好聽嗎？幸好沒成，否則妳爹定會對我生隙，反而壞了事。」

李錦笙一看親娘的表情，就知道娘是最疼她的，必定已經原諒她了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憶起前世裏段雯秀奪了她的丈夫後，鞏氏完全壓在了娘的頭上，可憐娘一個妾室，人老色衰……

「娘……」她偎進安氏的懷中，「女兒原也不想幫外祖母的，可是前些日子女兒作了一個噩夢，夢到女兒嫁了人，然而卻被人害死了。」

神鬼之說，時人還是有些信的，安氏一聽立馬變了臉，急促道：「不過是個夢也值得妳憂心，莫不是夢中害妳的正是瑟姐兒？」

李錦笙不說話，只抱緊了安氏。

安氏撫摸著她的髮，道：「傻孩子，一個夢而已，何必放在心上？妳看瑟姐兒那個膽小怯懦的樣子，哪裏是個會害人的。要說害人，段家那個倒是有可能。」

安氏一語中的，李錦笙沒有反駁，卻也沒認。

「娘，人不可貌相。自打我作過那個夢後，我便留了心，我瞧四妹妹是個有城府的，指不定躲著做些什麼。您看三妹妹是不是變了許多？我聽人說她近些日子和四妹妹親熱得緊，難保不是受了四妹妹的挑唆。」

安氏皺起眉來，往深一想，素心居那個蠢貨確實有些時日沒犯蠢了，照笙姐兒這麼一說，還真有可能是聽了別人的話。

「依妳這麼說，瑟姐兒這人確實是個有心機的。」

「娘也這麼覺得吧，我們之前都被她給騙了，便是祖母也料不到，一聲不吭的四妹妹才是我們姊妹之中最有心機的那一個。」

安氏鬆開她，愛憐地撫摸著她的臉，「我的好笙姐兒，後宅之中頗多算計，娘希望妳安安穩穩地當李家的大小姐，將來嫁個好人家。這些勾心鬥角的事妳少插

手，一切有娘在，妳外祖母若是再找妳哭訴，妳讓她來找我，我同她說，沒得讓妳一個姑娘髒了手。

「還有素姐兒、瑟姐兒，妳們是姊妹，在家中縱然有一些爭執，等妳們出了門子，都是相互倚靠的助力。她們若是過得好，於妳是有益處的，妳莫要與那姓段的一般眼皮子淺，總想著踩姊妹上位，妳和她不一樣，她是繼女，與妳們沒有血親，將來富貴與否和妳們都不相干。」

李錦笙感動不已，還是娘真心為她著想，只是素姐兒和瑟姐兒……這樣的妹妹還是算了吧，一個蠢得要死，一個精得要死，以後想靠她們，無異於癡人說夢。凡事還得靠自己，上天能讓她重活一次，定然是要厚待她的。

「娘，女兒知道，女兒一定會過上人人羨慕的好日子。」

「我的笙姐兒……」

母女倆說著又抱在一起。

那邊李復儒離開後沒有去前院，而是直接去了正院。

鞏氏原以為他會歇在安氏那裏，不想看到他的身影走進來，心下一喜，忙一疊聲吩咐人泡茶備點心，一邊迎了上去。

李復儒的臉色並不好看，沉默地享受著她的侍候。

鞏氏今天身上有些不好，夫妻兩人說了一會兒話，她便讓通房侍候李復儒去歇著，同時心中暗自惋惜著。

其實任何一個女子將丈夫推給別人，心裏都不會舒坦，不過比起讓李復儒在安氏那裏，她更願意讓通房去服侍他。

李復儒去了通房的屋子後，鞏氏就讓華嬾嬾去打聽，這才知道原來是素姐兒和瑟姐兒去找過李復儒，他緊接去了安氏的院子，不久後便不快地出來。

鞏氏心裏更加快活，秀姐兒回來後說起過瑟姐兒腳崙的事情。也是笙姐兒一心想在老虔婆面前表現，沒讓人照顧好瑟姐兒，讓瑟姐兒一人上樓試衣才會出了事，想必老爺正是因為此事，訓責了安氏那個賤人。

聽見安氏挨了罵，鞏氏心裏就舒坦了。

好久沒有這麼舒心過了，安氏那個賤人也不想想，妾室而已，那就是個玩意兒，只有她這個正室才是老爺的夫人，將來要一起享受子孫香火的，等著瞧吧，等哪一天安氏沒有顏色，到時候且走著瞧。

她吹了一下茶盞中還散著熱氣的茶，一口一口品了起來。

一連兩天，李復儒都歇在正院，鞏氏心情變得極好，連帶著看李錦素和李錦瑟都順眼了許多，還命人送了補品給李錦瑟。

當李錦素來向夫妻倆請安時提出巡莊的事，鞏氏當下就同意了，不過念她年幼不經事，還是讓段雯秀陪著去的好。

「母親，那莊子眼下還不知是何情形，女兒不想二姊姊勞心，母親如此疼我，不

如多派兩個家丁跟著。」

自打前一次兩人把話挑明了以後，鞏氏再面對這個繼女的思量就多了一些，聞言道：「素姐兒到底懂事多了，也好，就多派兩個人跟著，老爺以為如何？」

「妳辦事一向是妥當的，就依妳說的辦。」

李複儒這話說到了鞏氏的心坎上，當下面露喜色，點了兩個家丁讓他們陪李錦素去莊子。

李錦素心知這兩個家丁都是鞏氏的人，不過讓家丁跟著總比段雯秀去要好一百倍，家丁是男人，總要避嫌的。

得了準話，她立馬做準備，隔日便帶著成嬈嬈和墨語出了城，開始巡莊。

她一到，莊子上的人全部出來迎接，一張張陌生的臉孔，有老人、有婦人還有孩子，他們眼神各異，有打量的，也有閃躲的。

閃躲的那幾人，她只看了一眼心裏便有了數，說起來，紅綾和朱絹都發賣了，他們的老子跟娘親都還在，這些人定是她們的家人，所以才不敢看她。

讓他們一一上前自報姓名，成嬈嬈認識的人多，輕聲在她耳邊提點，她喝著茶，慢條斯理地詢問著，問他們以前的差事，現在的差事。

因為大家都是從別莊移過來的，加上從冬到春，很多作物還沒有開始種植，所以暫時都沒有固定的差事。

「你們都是佟家的老人，跟著我娘陪嫁到了李家，我娘信任你們，讓你們打理莊子，我娘去時，我年紀尚幼，仰仗祖母代為管著，這麼些年來，我是第一回見你們，想來你們也快忘記我這個主子了。」

「姑娘……奴才們沒有一日不想著姑娘，無一不念著姑娘，但凡有好東西就托人送到府中，前些日子朱絹那丫頭被人陷害，虧得姑娘善心，沒讓她遭什麼罪，奴才一家感激不盡。」說話的是朱絹的爹，張德貴。

張德貴恨恨地看向紅綾的家人，那家人立馬縮了脖子，不敢作聲，看起來這兩家人最近沒少交惡。

李錦素淡淡一笑，「紅綾和朱絹兩個丫頭侍候我一場，我心裏念著她們的好，也是我這個當主子的不爭氣，她們替自己打算原也沒什麼錯，只是賣主求榮委實不能忍，事情敗了，別人要將她們滅口，我於心不忍，替她們求情，讓她們保住一命，這也算是全了這些年的主僕之情。」

「奴才一家都感恩姑娘……」張德貴拉著婆娘，並兒子媳婦一起跪了下來。

李錦素垂著眸，沒有看他們。

張德貴心裏忐忑不安，和自家婆娘交換了一個眼色。

那邊，紅綾的家人將這一幕看在眼中，心中很是解氣，這個老貨以為討好姑娘有用，也不想想姑娘若真是個有用的，何必等到現在？

過了許久，李錦素才抬起眼皮，先是看向張家人，再看向所有人。

她道：「你們以前在各自的莊子上都是管事，我知道，這些年來你們都有了自己的心思，我佟家敗了，你們心也散了，有些浮動也能理解，但若是生了背主的心，那我就容不下了。」

成癩癩拿出裝身契的盒子，命人把人牙子帶進來，讓所有人都變了臉色。

「姑娘……」

其中一個男人出來，跪在地上，「老奴受佟家大恩，萬死不得報得一二。得佟老侯爺賜佟姓，生是佟家人，死是佟家鬼，後又蒙夫人信任，命為莊頭，原想著定然替夫人守著產業，可這些年莊子都由老夫人管著，老奴事事都得向老夫人稟報，老夫人不放心奴才們，在各莊都安插了人手，老奴名義上為莊頭實則並無實權，不過老奴留了一個心眼，將歷年的產出都偷記成冊，想著有朝一日能交到姑娘手中。」

李錦素深感欣慰，就說古人最重忠心，佟家百年世家，不可能下人都是牆頭草。她走到這人面前，做了一個相扶的動作，「義伯，是吧？請起來說話。」

佟義差點落淚，終於讓他等到這一天了！別人都說姑娘沒有佟家人的風骨，被老夫人捏得死死的，可他就是不信，老主子的骨肉怎麼可能會是任人擺佈的傀儡？他感激地站了起來，「老奴謝姑娘。」

佟義的家人已將帳冊取了過來，李錦素看都沒看就直接交給成癩癩，能有這份心，她就有理由相信他的忠心。

「義伯是佟家的老人，我相信你說的每一個字。早年我年幼，也讓你跟著受苦，處處受制於人。」

她說的是實話，這些人若是忠心的，那就是李老夫人的眼中釘，李老夫人之所以不敢動他們是因為名不正言不順，只能想法子架空他們。

佟義淚落，所有人也跟著哭。

李錦素瞧著，心裏便有了數，抬手指了幾下，挑出那些假意抹眼淚、眼神閃爍的，喚了人牙子帶走。

那些人大驚失色，連聲喊著冤枉。

她不為所動，在來之前早已經摸清了他們的底，這些被點出來的人，就算沒有在明面上背叛她，但也差不多了。

除了那些被點出來的人，還有就是紅綾和朱絹的家人。

朱絹的家人不服，他們是被連累的，是紅綾攀咬他們家的女兒，別人不知道，姑娘是知道的，為何還要發賣他們？

「姑娘，我們真是冤枉的，您是知道的，朱絹那丫頭從小侍候姑娘……」

「我就是記得這點情分才會救她一命。要不然我就依了祖母，將她們都打殺了。至於真相如何，真讓我說出原因嗎？我僅是發賣你們，未杖責你們已是留了情面了，你們放心，我叮囑了人牙子替你們尋個好主家，希望你們以此為戒，將來記得忠心不二，萬不可再有異心。」

張德貴聽了，身體頓時軟了，他們這麼大年紀了還要重新討好新主家，而且新主家萬一知道他們是因何被賣，還敢用他們嗎？姑娘小小年紀，心卻是夠狠的。

一旁還有人出來喊冤，憑藉的是以為自己的小心思別人瞧不出來罷了。

李錦素冷冷地看著他們，「你們冤不冤都心中有數，有些人明著來，有些人暗著來，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不透風的牆，你們做得再隱蔽也會被人看出來。義伯，你

來說句公道話，這些人我可有冤枉一人？」

「佟義，你說話可要憑良心哪……」有人叫著。

佟義不看他們，對李錦素道：「姑娘英明。」

李錦素淡淡地一掃，讓人牙子把人帶走了。

梳理了下人，任命佟義為大莊頭，以及下面的小莊頭，再從人牙子處買了一些新下人，總算是安排得差不多。

一番忙碌下來，天色已晚，在莊子不比府中，一切都得從簡，好在莊子有溫泉滋養，有不少早生的菜。

晚飯一擺好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待看到那修長飄逸的身影，李錦素心裏一陣歡喜，「表姊，妳怎麼來了？」

薛瑜鳳眼一掃，「表妹真讓我好找。」

「表姊找我？是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表妹貴人多忘事，妳前些天不是託我打聽事情？我已經打聽出來了，正要派人告訴妳，不想妳竟然出了城，我以為表妹必是心急此事，所以特意趕來相告。怎麼，表妹似有不歡迎之意？」

李錦素聽出對方語氣中的寒意，忙擠出笑意，「歡迎之至。表姊來得正好，晚飯剛好，不如一起用個便飯？」

薛瑜鳳眼微眯，算她識相。

成嬾嬾連忙多備一份碗筷，擺在桌子上。

胡嬾嬾輕輕拉了她一下，低語道：「老姊妹，我們在外面候著吧，我家主子用飯時不喜旁人在。」

李錦素聽到了，朝成嬾嬾點頭示意。

成嬾嬾給墨語使了眼色，幾人都出去了。

這莊子原是昌德侯府的，屋子修得極為不錯，便是這些年疏於修葺，看上去也不算太差，傢俱佈局也還算能入眼。

「表姊，粗茶淡飯，望不要嫌棄。」

確實菜色簡單，卻勝在新鮮。薛瑜看了一下，嘴中嗯了一聲，修長的手便拿起筷子。

李錦素心下鬆了一口氣，不知為何面對表姊，她總不由自主地緊張，想了想，覺得自己這緊張也不是平白來的，像表姊這樣的女子，擱在她的時代那是妥妥的女霸總，她氣勢全無也是有道理的。

吃完飯後，天色已經全黑。

李錦素不禁有些為難起來，莊子比不上府中，房間雖然不少，卻有好些都沒有收拾出來，還是因為她來了，莊子上的人才緊著收拾出這麼幾間，眼下竟是沒地方安置表姊。

這麼晚了，城門也已經關閉，表姊是回不去的，若是趕到下一個鎮子投宿，說出去又有些不太好聽。

她左右為難著，想了想，開口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表姊如今回去也進不了城，出門在外，一切從簡，表姊若不嫌棄，便留下來將就一晚，就是房間太少，表姊與我共住一間，可使得？」

她話一出口，面上就有些不太好意思，心裏想著，看表姊的性情和氣場，想來也是不願和別人擠一張床的，要是表姊自己提出去投宿，她也不會攔著。

哪裏想得到，薛瑜半抬起眼皮，看了她一眼，竟然同意了。

說不出來是失望還是害怕，李錦素只好硬著頭皮道：「那委屈表姊了。」

「確實委屈，不過表姊盛情相邀，我不好推托。」

李錦素被噎住了，半天都說不出話來。表姊的傲嬌她是領教過的，沒想到傲嬌到這個分上，說話完全不顧忌別人的感受。

好吧，是她相邀的，表姊沒有說錯。

一直到睡覺前，她都不想說話了，她怕再說出什麼，被人死死噎回來，這種憋得難受的感覺，她不想再體會了。

不大的內室中，因為薛瑜的要求，下人們都不能進來。

李錦素勞累一天，早就乏得不行，只想躺在床上好好休息，可看著表姊似乎沒有睡覺的意思，她也管不了許多，將衣服脫到只剩單衣，卸了釵環，再散了髮。

洗過了的臉白淨淨的，頭髮這麼一散，越發顯得臉蛋還沒有巴掌大，看著楚楚可憐，身材發育得卻是極好，便是不收腰身的單衣穿著，也能看出來婀娜的身形。

「表姊，我先睡了。」

薛瑜坐在榻上，手裏拿著一本書。書是李錦素帶來的，不過是一些打發時間的雜書，那面紗下的表情看不清楚，唯有一雙鳳眼複雜莫測。

眼尾的餘光看著那纖細的人兒爬上床，然後睡下去，如瀑的髮散在枕間，美得像一幅畫。

許久，薛瑜手中的書，一頁都沒有翻過，眼看著蠟燭漸短，床上的人已沉沉入睡，這才起身朝床邊走去。

站在床沿邊，俯視著床上的女子，目光從她的眉到櫻紅的唇，心道：這麼不設防，真是讓人意外。

面紗下的薄唇勾起，鳳眼出現一絲波動，彎下腰身，修長的手指劃過那桃花一樣粉嫩的臉頰，感受到指尖下的細滑。

「還真是……出乎我的意外。」

意外什麼？

自是意外這個女子攪亂了自己的心神。

和衣躺下，耳邊是女子細微均勻的呼吸聲，帶著幽幽的香氣，陣陣往人的鼻孔中鑽進去，看著那一無所知的香甜睡顏，心中覺得無比安寧。

第二十一章 誤會表姊心愧疚

夜色無邊，靜謐空曠。

李錦素作了一個很古怪的夢，夢中她一人行走在荒郊野外，四周的樹木影影綽綽的，看不真切。

前面黑乎乎的，像有濃霧籠罩，身邊沒有一個人，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知道此時此刻的她，是以前的自己還是現在的自己。

她抱著手臂往前走，卻越走越害怕，可突然間，黑乎乎的濃霧中驚現兩束光芒，她心頭一喜，朝光源跑去，待近了才發現不對，哪裏是兩束光芒，分明是一雙眼睛，那眸光大亮，死死地看著她，瞳孔中隱隱泛著綠色的光。

她駭了一大跳，竟是一隻巨狼。

巨狼步步緊逼，狼眼死死盯著她，張著巨大的口，露出尖尖的獠牙，那饑餓的模樣像是要一口將她吞吃入腹。

她倒退一步，身體癱軟，倒在地上，可地面很熱，熱得極不尋常，她回頭一看更加心驚，不知何時，身後竟起了滔天大火，灼得她全身滾燙。

前有狼，後有大火，她該怎麼逃脫？

一時情急之下，拚命想呼救，不想嘴一張，猛地醒了過來，她眨了眨眼，看著陌生的床幔，意識慢慢回籠，才知是在莊子上。

她長長吁出一口氣，一摸額頭，全是冷汗，又側過頭一看，見著睡在旁邊的人，心下疑惑。

表姊還真是讓人費解，怎麼睡覺還蒙著面紗，就不怕呼吸困難嗎？還有……表姊為什麼要蒙面紗？面紗下的臉到底長怎麼樣子？

難道是美得太過禍水，表姊才不願以真面目示人？

鬼使神差般，她伸出手，想去揭開那層紗下的真容，不想才一碰到面紗，面紗主人那原本閉著的眼睛便睜開了。

清冷冷的鳳眼，暗沉的眸光，似夢中的狼一般緊緊地盯著她，她不由得心驚肉跳，全身發僵。

內室是熄了燈的，窗外透進來的幽光僅能模糊辨影，然而那徒然睜開的鳳眼太過清亮，恰似夜空中突然出現的星子，璀璨耀眼卻又光華冷清。

想偷窺被人抓個正著，這可如何是好？

她腦子飛快地轉著，自然地縮回手指，「我見表姊睡得不踏實，想著或許是面紗隔阻，吐息有些不暢之故，也沒有多想，只想讓表姊睡得輕鬆些……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

薛瑜的聲音低沉，目光清亮地看著她。

因是側著身子，兩人離得十分近，近到鬆散的衣襟內那抹翠綠鮮豔的顏色都一覽無遺，大片凝脂的肌膚泛著瑩白的潤光，攫住了表姊的目光。

在這樣朦朧的室內，李錦素以為對方必是和自己一樣，看什麼都不真切，且同是女子，自然也不會去在意這些細節，卻不知薛瑜的夜視能力極好，連她臉上細微的表情都看得得一清二楚。

李錦素還絞盡腦汁想著如何讓表姊不起疑心，她道：「是的，我不是有意冒犯表姊，也絕沒有窺探表姊真容的想法。」

薛瑜的鳳眼半垂著，道：「那是我誤會表姊了？」

「不怪表姊會如此想，錦素此時也覺自己行事不妥，然而一想到表姊待我不薄，

自是該投桃報李……」

李錦素這話說得有些心虛，說實話，這個理由真的讓人難以信服，到底是自己有窺人隱私的意圖，再是狡辯都顯得蒼白無力，可若是承認……以表姊的脾氣，定是會生氣的。

薛瑜勾了一下唇，看她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般，露出一臉的心虛及討好，突然起了玩興，身形一動，慢慢坐了起來。

她身量比李錦素高出一截，氣勢上更是壓過她，「表姊是不是想知道我長怎麼樣子？」

被人戳穿了，李錦素緊張到差點結巴，如果現在有道地縫，她肯定立馬鑽進去。只見表姊直盯著她，堅持要一個回答，她艱難地嚥了嚥口水，忽然覺得空氣變得稀薄起來，害她差點喘不上氣。

不是因為對方這個問題，而是兩人現在的姿勢讓她莫名覺得壓迫。

眼前的表姊側身坐著，眉峰如刀，強勢又霸道，讓她有種錯覺，覺得表姊根本就不應該是一個女人，這麼一個攻氣十足的女子，比男人的氣勢還要強。

「表姊……我不好奇的。」

「呵，妳不好奇？我還以為表姊一直覬覦我的長相，想知道我生得何等模樣。表姊這麼回答，讓我有些失望。」

李錦素腦子已經亂了，分不清表姊是說真話還是假話。她討好道：「就算不看，我也知道表姊定然生得傾國傾城，妳一定是怕自己的容貌惹來麻煩才戴著面紗，我能理解的。」

薛瑜眼底透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深意，認真看著她道：「表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表姊可知在驪城沒有封都如此多的教條禮數，女人若是出色，可同男人一樣豢養美婢、尋歡作樂，女女互訴愛意，在驪城並不罕見。」

對方溫熱的氣息和莫辨的語氣，在這樣的夜裏顯得尤其詭異，李錦素心裏受到極大的衝擊，不由得往後縮，試圖和對方保持距離。

薛瑜輕笑，修長的手指抬起，似乎想要伸手過來。

李錦素一個激靈，人已往床裏縮去，恨不得離薛瑜遠遠的，可隨即又覺得自己行為過激，擠出一個尷尬的笑來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失態。

「驪城女子能幹，從表姊身上，錦素能窺得一二，想來在驪城，表姊也是人人佩服的女子，巾幗不讓鬚眉。錦素若有表姊的萬分之一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「表姊這般誇我，倒讓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在驪城，亦有許多女人對我表達愛慕之心，我煩不勝煩，只好不以真面目示人，免得沾上無數的孽債。表姊生得好相貌，一副我見猶憐的樣子，若是愛慕我的女子如表姊這般，說不定我會稱了對方的心意，與之結伴。」

薛瑜說完，淡睨她一眼，嘴角勾起，「表姊若是執意要看我的長相，我倒是願意免為其難，只怕表姊……」

眼看著薛瑜作勢要摘面紗，李錦素急忙制止，連連擺手，「表姊，我尊重妳的決定，妳放心，我再也不會好奇妳的長相了。」

她哪裏還敢看表姊長什麼樣子，這樣剽悍的表姊真的是嚇到她了，同時她也對驪城那個地方好奇起來，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，竟能養出如此驚世駭俗的女子。薛瑜停止動作，玩味地看著她，「如此甚好。」

「表姊……是我不好，驚擾了妳休息，我們趕緊睡覺吧。」

「就依表姊所言。」

李錦素眼看著表姊和衣再次躺下，這才長長鬆了一口氣。

心怦怦快跳著，腦子嗡嗡作響，方才的一切徹底顛覆了她的認知，她莫名覺得有些害怕，害怕這個視為靠山的表姊，心裏也懷疑著，表姊為何一再幫自己，真的只是因為她們這層遠親的關係？

之前她腦海中一閃而過的錯覺再一次冒上心頭，表姊實在是太不像一個女人了，一言一行皆透著一股男子的做派，會不會……

她儘量把身體往牆面靠，下意識地避開表姊。

薛瑜的鳳眼閃過一抹玩味，故意翻了一個身，嚇得李錦素身體僵硬，連動都不敢動，更連大氣都不敢出。

「表姊竟是如此怕我了，讓我好生傷心。」

「表姊……我沒有……」

「妳嘴上說沒有，心裏怕是已對我生了嫌隙，可憐我因為表姊之托，特地從城裏趕過來，只想告訴表姊有關二皇子的事情，不料竟是這個結果。」

語畢，幽幽地長歎一聲，在這寂靜的夜裏顯得無比寂寥與落寞，更夾雜著被人誤解的難過和付出得不到回報的傷感。

李錦素立馬覺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表姊之前說的那些話，應該不是在暗示什麼，而是向她解釋之所以蒙面示人的原因。

表姊在驪城時應是怕了那些奔放的女子，生怕被那些女子纏上，才不想讓別人看見長相的，方才所說亦是在警告自己，不要去觸碰底線。

想到剛才懷疑表姊不是女人委實可笑得，應是她認為古代女子都是窩在內宅，你爭我鬥耍些小心機，所以才會質疑表姊，這般想著，越發覺得有理。

「是錦素不懂事，表姊妳大人大量，不要和錦素一般計較，妳特意從城裏趕來，錦素心裏很是感激。」

「有表姊這番話，我心裏好受多了。二皇子府門禁森嚴，我的人探聽不到許多內情，不過卻探聽到二皇子已經出了城，恰好就住在妳莊子不遠處，這也是我專程來告訴妳的原因。」

二皇子出城她是知道的，他們還碰上了，只是不知二皇子休養身體的地方，竟是離自己的莊子很近。

「那倒是巧了，不過我一個女子，總不好冒昧前去拜訪。」

黑夜中，她看不見薛瑜的臉，所以沒看到對方已經沉下來的面色，臉上泛起了薄怒，還有斜睨過來的眼神。

「我曾聽人說表姊為見沈公子一面，在崇文書院門口苦等，絲毫不介意來往學子的眼光，怎麼到了二皇子這裏就變得如此矜持？須知妳與沈公子當時還只有一個

不明確的指婚，與二皇子卻是得了陛下金口玉言的賜婚，兩廂對比，如此區別對待是何道理？」

「表姊，妳莫要取笑我了，我以前不懂事，行事不管不顧，惹出不少是非，也敗壞了自己的名聲，我已決定洗心革面，再也不犯那糊塗。」

只聽得一聲冷笑，薛瑜的聲音更是涼寒，「表妹與我說這些都是無用的，若二皇子覺得妳對沈公子尚且不顧禮數，對他卻是謹遵規矩，半分不見親近，他會怎麼想？」

這一點，李錦素沒有想過，往深一想，不由得冒了冷汗，皇家人的心思豈是好揣摩的，萬一二皇子覺得她是對賜婚不滿，心裏還念著沈珽，那她就死定了。

「表姊言之有理，是我想岔了，只是我繼母派了兩個家丁，名為保護實為監視，我這也不好脫身。」

「這點好辦，妳且放心去。」

有了表姊的話，她就放心了，「也好，那就多謝表姊了，明日我一定登二皇子的門，去拜訪他。」

薛瑜的眉眼緩和下來，帶了幾分愉悅，明天啊，還真有些期待。

翌日，李錦素送走表姊，便讓成嬈嬈備了一些禮出來。出門急，也沒想著會見什麼人，她沒帶什麼送得出手的東西。好在莊子上還有一些上好的山貨，勉強能送人。

二皇子的別院離得確實不遠，而且若不是表姊指明了路，她都不知道山坳之中還有這麼一座別院。

成嬈嬈前去叫了門，那開門的老人似乎很驚訝，得知她的身分，說是先進去稟報主子，過了一會兒才把門打開，將她們請進去。

初入時，李錦素心想不過爾爾，待漸漸往深處走了才知自己所知甚淺，這座別院依山而建，一草一木都帶著未經雕琢的狂野。

別院一邊是長長的廊橋，廊橋的盡頭是山間飛瀑，走得越近，水氣跟著加重，還能聽到瀑布聲，以及山中傳來的鳥鳴聲。

廊橋旁邊是觀景亭，二皇子此時就在那裏。

照舊是坐在木製輪椅上，膝上蓋著狐毛毯子，身上披著厚厚的銀狐大氅，從背後看去，只覺蒼山深澗，他遺世獨立，那種孤獨之感，撥動人的心弦。

侍衛看到她過來，輕輕在越千邑耳邊稟報了，越千邑這才回過頭來看向她。

李錦素今天也特意打扮了一下，粉色的裙，銀紅的斗篷，站在那裏，俏生生、粉嫩嫩的，似一道豔彩抹在灰白的畫卷之上，陡然起了生機，有了不一樣的意境。越千邑微抬了一下手，那侍衛便轉身離開。

李錦素進來時，成嬈嬈已被請到別處歇著了，那守門的老僕只讓她一人來見二皇子，眼下侍衛也離開了，就只剩他們兩人，遙遙相望。

「給殿下請安。」

「真巧，竟能在此處見到李三娘。」

「確實是巧得很，前幾日參加完連府四姑娘舉辦的踏春會，曾與殿下擦肩相逢。得蒙殿下關心，小女子感激不盡，恰巧出城來料理皇后娘娘賜下的莊子，無意中得知殿下就住在不遠處，便想著無論如何都要來給殿下請個安。」

「妳有心了。」說著，越千邑朝她招了招手。

她心下莫名，還是依言上前，「殿下有何吩咐？」

「推我去那邊看看。」越千邑指了指廊橋盡頭。

聞言，李錦素深吸一口氣，手放在輪椅後面，試著使了一下力，驚訝地發現這輪椅看著笨重，不想推起來如此輕巧，而且這別院設計得好，就連亭子裏面，都有輪椅能通行的專用道。

她推著輪椅，目光不自覺就在二皇子頭頂上，墨黑的髮用玉冠束著，這個男人若是沒有面毀身殘，該是何等的英姿勃發，貴氣逼人。

她心下感慨著，已將越千邑推到廊橋盡頭，離得如此之近，飛濺的水氣灑在兩人的身上，一股寒涼之氣襲來。

「此處濕冷，殿下可受得住？」

「三娘以為我是紙糊的不成？」

李錦素嚇了一跳，心道自己是不是又說錯話了，原是好意關心，聽在二皇子的耳中，是不是以為自己在諷刺他身體不好？

和權貴打交道真真是心累得很，每個字、每句話，說得不好都會惹來殺身之禍，她已足夠小心，卻還是摸不透這位二皇子的性情。

「小女子萬萬不敢那般以為，只是關心殿下的身體，沒有別的意思。」

「三娘以前也是如此關心沈珽的？」

三娘兩個字聽得她心驚肉跳，沈珽兩個字更是聽得她冷汗直冒。

前次不是說開了嗎，怎麼二皇子還揪著這事不放？

但想到表姊提醒的，心道幸虧今天來了，若是不來，這位二殿下還不知在心裏如何凌遲她，以後嫁過去說不定也沒好日子過。

「殿下，小女子說過，與那沈公子再無瓜葛，小女子心中現在只關心殿下一人，將來也是如此，唯有殿下才值得小女子費心。」

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，管他什麼皇孫公子，就不相信誰能抵得過這麼肉麻的話，論臉皮厚，她想這個時代沒幾個人能比得過自己。

果然，越千邑聽到這話立馬不作聲了，盯著眼前的飛瀑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兩人就這樣待了許久，耳邊只有水聲。

李錦素難得有如此清靜的時刻可以好好欣賞美景，倒也不覺得無聊，視線從山澗一直往上，看著兩面高高的山壁。

她不由得替越千邑覺得惋惜，這兩面山壁就像他身處的境地，他必是想登上高處，卻無奈被困山底，只能仰望著高處。

「咳……」

越千邑的輕咳將她的思緒拉回來，她連忙關切地問道：「殿下，可是覺得有點冷？」

說完，替他將大氅拉緊，並將膝上的狐毛毯子往上拉了一下。

手指下的觸感告訴她，二皇子的大腿肌肉沒有萎縮，她想那應該是小腿的問題，小腿出了問題，總比大腿出了問題要強，但或許是他不願意，要不若輔以拐杖，他肯定是能走路的。

做完這一切，她才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，自己可能犯了二皇子忌諱。

越千邑斂著眸，聞著身上的香，她俯身時，髮尾掃過他的脖子，涼絲絲，也很順滑。

他的心泛起異樣，搭在扶手上的手指緊握，掩飾內心的波瀾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都沒有聽到他的喝斥，李錦素這才放了心，壯著膽子問：「殿下，這裏有些冷，我們要不要到亭子那裏去？」

「不用去亭子，妳推我去前面。」

前面是哪裏他也沒有明說，李錦素想著，可能他是想讓她推著他隨便看一看，便也不敢再問，推起輪椅就慢慢往回走。

別院像是沒有人一般，想來他喜歡清靜，所以下人才這麼少。

一路出了廊橋，轉進一道月洞門，便見精巧的屋子，以及各種奇石堆砌而成的假山，渾然天成，帶著野趣。

這裏倒是休養的好地方，怪不得二皇子住在此處。

那個侍衛無聲無息地出現，躬著身體，候在一邊。

越千邑看到他，對李錦素道：「妳先到屋子裏坐一坐。」

這是支開她，要說話的意思，她自是識趣地進了屋子，打量了一下屋子的佈置，然後坐在凳子上，靜靜等著。桌子上，茶水冒著熱氣，點心也泛著撲鼻的香氣，想是有人提前備下的。

屋外，不知那侍衛和越千邑說了什麼，然後推著越千邑進來。

李錦素立馬站了起來，等著他發話。

他的眼神飄過來，聲音平淡：「今天真是巧得緊，不光三娘來訪，連沈珽和連四姑娘也來了。三娘說說，我是見還是不見？」

第二十二章 拜訪二皇子

李錦素不敢接話，她再是托大也不敢替二皇子做決定，心裏卻琢磨開來，沈珽和連四姑娘，這一男一女怎麼會結伴在此，還同時來拜訪二皇子，莫非沈家之所以急著退親，是因為想和連家聯姻？也就難怪沈家退還信物時那般爽快，怕是一直等著原主親口提出來吧？

這些高門大戶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聲，還真是昧著良心。

越千邑還在等她回答，可她卻不敢答，因為見或不見她都討不到好。

「殿下想見便見，若是覺得乏了，就推托了。」

「我自打回京後整日裏獨自待著，確實無聊得緊，人人避我如瘟神，好不容易有人上門看我，自是見見的好，興許還能有些樂子。」

李錦素心下腹誹，你自己都想好了，還問別人做什麼？這些皇族，一個個心思彎彎繞繞的，難猜得叫人頭疼。

這麼一想，她索性閉了嘴。

那侍衛得了自家主子的吩咐，又無聲無息地離開。

見狀，李錦素開始懷疑是不是整個別院的下人都這樣來無影去無蹤的，所以她才沒看到其他人。

沈珽是扶著連婉婷進來的，別院的下人只許兩人進，不許下人進，是以扶著連婉婷的就變了沈珽了。

封都對於男女大防是很寬和的，由兩人的動作來看，沈連兩家必是有聯姻的打算，或者說已私下達成結親的事了，如今看連婉婷的樣子，應是腳上受了傷。兩人沒想到會看見李錦素，同時吃了一驚，尤其是連婉婷，原本臉色就有些白，現下更是又白了兩分，下意識轉頭看向沈珽。

「冒昧打攪二殿下，實在是出於無奈，請殿下見諒。」沈珽行禮道。

連婉婷一臉羞赧，「都是婉婷不好，一聽到我家別院的梨花開了便出了城，不想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山匪劫道，幸得沈公子路過，將我救下，否則……」

「連四姑娘逃跑時崴了腳，我們便想著殿下的別院離得不遠，特來求見，望殿下恕罪，可否讓太醫替連四姑娘看一下傷？」

越千邑身體有殘，有專屬太醫隨身診治，沈珽和連婉婷的說法和解釋乍聽合情合理，然而李錦素卻覺得不太對。

都說了朗朗乾坤、光天化日，且此處離城不到百里，怎麼會有山匪？且那山匪是有多不靈光，才會劫錦寧侯府的馬車？

天下誰不知錦寧侯府，那可是連貴妃的母家、大皇子和三皇子的外祖家。誠國公也就徒有一個國舅的名號，實質上的國舅早已是錦寧侯。

再說這個沈珽，就那麼巧剛好碰到連四姑娘被劫，及時將美人救下，山匪那般強悍，沈珽一個文弱書生，便是多帶了幾個護衛，又豈是那麼輕易就能把人救下的？看這男人的模樣，衣裳整齊，白衫綸巾不像是經過一場打鬥的樣子，而連四姑娘說是崴了腳，可除了這一點，她渾身齊整，沒有半點狼狽之相，這一細思，只覺古怪。

不過她本就是客，不便插話，但以二皇子敏感多疑的性子，應能看出其中的不對之處。

「殿下，婉婷自知冒昧。然而此地離京還有幾十里路，若不及時醫治，怕是耽誤時辰釀成苦果。」連婉婷應該是痛極，臉上都是隱忍的痛楚。

越千邑卻連看都未看，冷冷地道：「連四姑娘的傷與我何干？我本就是一個殘廢，自是希望天底下多幾個廢人，也好叫別人嘗嘗我受過的苦。」

連婉婷咬著嘴唇，人人都說二皇子性情乖張、陰鷙難測，果不其然。她都說了不要來這一趟，可是父親非要她來。

沈珽有心護著佳人，無奈在愠怒的皇子面前，哪有自己插話的分，思索再三，見連婉婷已痛苦得面無血色，心中實在難忍，不由得放肆出言，「殿下，連四姑娘不光是為自己看傷而來，主要是想讓殿下知道附近不太平。」

「沈公子倒是維護連四姑娘，不知你們兩人是何關係？」

連婉婷急了，「殿下，婉婷得蒙沈公子相救已是萬分感激，殿下莫要因婉婷一人，遷怒旁人，若是殿下不便，婉婷告辭。」

「哼，妳倒是會用激將法，我若是這麼讓妳走了，日後連貴妃一哭訴，我母后便要被父皇訓斥，連四姑娘想必是盤算好了的，真真是好心機。」

「殿下，婉婷沒有……」

「罷了，我就讓太醫替妳看看，免得以後扯皮，外人又傳我見死不救。」說著，越千邑對侍衛便了一個眼色。

那侍衛接收到主子的命令，快速離開，沒多久就帶來一個白鬚的老太醫。

老太醫替連婉婷看過，只說無大礙。

連婉婷已平復了心情，又是那個溫婉知禮的連家四姑娘，她面露感激，行了一個大禮便要告辭。

「得蒙殿下出手，婉婷感激不盡，婉婷憂心山匪如此猖狂，難保不是大患，回去後必立馬稟明陛下，只是婉婷擔心殿下，怕那山匪不長眼，為了穩妥，殿下還是及早回京的好。」

「連四姑娘說得對，殿下您安危最重要。」沈珽說完，眼神看向李錦素，「不想在殿下這裏遇見李三姑娘，李三姑娘若是無事，還是及早進城的好。」

「多謝沈公子提醒。」

李錦素臉色淡淡，不經意對上連婉婷看過來眼神。

「鄉君也還是儘早離開的好。」

「多謝兩位提醒。」

沈珽現在的感覺很複雜，好比一個你曾經嫌棄的東西突然變得不一樣了，而且再也不屬於你，這種差別特別令人不舒服。

上次在踏春會他已見識到李錦素的改變，這一次又在二皇子的別院看到她，那種奇怪的感覺越發明顯，好似自己從來都不認識眼前的女子過。

他不過是多看了李錦素兩眼，落在連婉婷眼中就被解讀成了餘情不捨，之前他們的事鬧得風言風語，連婉婷怎麼可能不知道。

兩家已暗中許了親，沈珽青年才俊，出身高長相出眾，是封都許多女子眼中的佳婿人選，她是很中意的，但她有多中意沈珽，就有多膈應李錦素。

以前李錦素名聲不好，她還沒放在心上，如今李錦素又是封鄉君，還得了謹孝的封號，許給了二皇子，她這心裏就不好過了。

「鄉君客氣了，論交情，鄉君與沈公子是世交，想必沈公子定是拿鄉君當妹妹看的，你說是不是沈公子？」

沈珽眉頭一皺，點了點頭，「若是謹孝鄉君不介意，在下自是願當這個哥哥的。」

李錦素簡直無語至極，誰給他的臉，讓他腆著臉認她做妹妹的？什麼哥哥妹妹的，她才不要噁心自己！

「沈公子這個哥哥我可不敢認，我每每想起以前，只覺得被人耍弄一般，當年我母親與沈夫人私下定了親，這些年我一直謹記母親的囑託，鬧出了不少是非，沈家若真是念著舊情，便是不認親事也應及早點醒我，而不是任憑我被人恥笑，如

此兄長，恕我不敢認。」

連婉婷沒想到她會這麼說，羞得滿臉通紅，「是婉婷說錯話了，本想著好意讓你們化解誤會，不想鄉君如此生氣，都是婉婷的不是。」

「連四姑娘一番好心，我自是領情的，只是這話從連四姑娘口中說出來，難免讓人多想，日後傳揚出去，說我們兩家之怨是經由妳化解的，不知他人作何感想？」一個未出閣的姑娘，竟然有本事化解兩家之結，是什麼原因？

連婉婷一聽，面色更白了，細細地擰著眉，神色間略有委屈卻又努力掩飾著，水潤的眼眸看向沈珽，目露歉意。

看著她，沈珽當下心疼不已，婉婷是連家的姑娘，說是千嬌萬寵都不為過，何曾受過如此委屈？若不是為了他，她也不用被李錦素挖苦。

「是我們沈家的不是，才讓鄉君心有不平，鄉君對在下有氣，萬不可遷怒到他人身上，若是想撒氣，儘管衝著在下來。」

李錦素冷笑一聲，這兩個人真有意思，你護著我，我護著你，看起來還真是一對，只是連四心思不正，此時大家都在二皇子的別院，非要提以前的事情，無非是想讓二皇子因為她和沈家的過往而厭棄她。

不過說了半天，她好像都沒聽到二皇子的聲音呢。

思及此，她心一提，看向靜坐著的某人，見到他沉靜得面色，背上不禁一寒，這人是怎麼做到的？剛才還雷霆大怒，眼下卻讓旁人完全忽視了他的存在，就像他不在屋子裏一樣，透明得讓人害怕。

「前塵往事何必再提，如今沈公子有佳人相伴，何必還要如此假惺惺？」她回轉過頭，不欲再與這兩人糾纏。

「鄉君切莫亂說，我與連四姑娘清清白白。我恰巧是經過，驚聞呼救聲，才知道是連家的馬車遭劫。」

「沈公子急什麼，我說你和連四姑娘不清不白了嗎，你何必解釋這麼多？倒叫人心生懷疑。我的意思是，沈夫人一定會替你選一個好姑娘結親，當然，這個人一定不是連四姑娘，對不對？」

連婉婷和沈珽同時一噎，竟不知如何反駁她。

她心頭狂笑，叫你們裝！不是說清清白白嗎？哼，看你們怎麼接話，以後要是真結親了，那就是自打耳光。

「鄉君定是還在生我的氣，上次踏春會人太多，我招待不周之處還請鄉君見諒。」連婉婷反應快，轉移話題的速度也快。

李錦素看著她，笑了一下。

這時一道冰冷冷的聲音響起，「我這別院竟成了你們敘舊的地方了，連四姑娘和沈公子這把我的別院當成你們自己家，又是要認妹妹，又是要結親的，莫非連四姑娘以為這天下已是你們連家的了嗎？」

這話嚇得連婉婷大驚失色，立馬跪了下來，「殿下恕罪，婉婷見到鄉君一時親切，話多了一些。」

「話多了一些？妳當著我的面，明裏暗裏說我未過門的妻子與沈公子有私，妳這

是蔑視我這個皇子，還是在蔑視我們越氏皇族？我竟不知，妳連氏能凌駕於皇族之上，隨意輕慢皇子了。」

一連幾問，連婉婷身形微抖，伏地不起，嘴裏直說著冤枉二字。

沈珽見狀，自是心疼又心驚，也跟著跪下來，「殿下，連四姑娘絕無此意。殿下英明，自是知道忠言逆耳的道理，臣一家與鄉君之事滿封都皆知，還請殿下看在連四姑娘一心為殿下的分上，饒過她這次。」

越千邑冷哼一聲，「為了我？沈公子倒是會說話，我竟不知連家如此忠心，真是叫人意外，沈家也不遑多讓，只不過你們忠的是誰你們心裏明白。罷了，你們走吧。」

「多謝殿下。」

他們離開後，李錦素連忙道謝，「小女子多謝殿下相護。」

越千邑面具下的鳳眼微眯，這個小丫頭還知道些好歹，明白他在護著她，只是連四和沈珽絕不是衝著她來的。

他們是在試探他的底線，這許是前一次路上巧遇，他嘗眾關心她的緣故，連家還真是……

山匪？越千邑心中冷嗤一聲，真難為他們想出這麼一個不算高明的法子，還特意讓連四和沈珽來一遭，自以為能把自己摘得一乾二淨，結果卻是欲蓋彌彰，真是可笑。

可他們雖然糊弄不了天下人，但只要能糊弄住他的好父皇就可以了。

「妳既知我有心護妳，就應知將來如何行事。以前的事沒有追究的必要，日後只要妳沒有異心，我自會護妳到底。」

李錦素大喜，當下謝恩，「殿下放心，小女子日後一定唯殿下是尊，絕不會與旁人有什麼牽扯。」

「如此甚好，妳當謹記。」

「是，殿下。」

「關於他們所說山匪之事，妳如何看？」

李錦素微皺著眉，她覺得這事不太可信，只是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便道：

「殿下安危最重要。想來連四姑娘不會憑空捏造，無論那些人是不是山匪，總歸此地是有了一些隱患，小女子以為，殿下及早回京才是正理。」

越千邑勾了一下嘴角，「妳還不算太蠢，也算是難得了。」

那些人如果不是真的山匪，那就是有人假扮的，既然對方有備而來，無論他是留在別院裏，還是在進城的路上都會出事，他倒要看看，連家這次能有什麼高招。李錦素被他一堵，立馬不想說話了，這個二皇子嘴毒，與表姊不遑多讓，眼看著時辰不早了，她有眼色地告辭。

越千邑也沒有留她，只在她出門時提醒了一句，小心為上，不可大意。

她鄭重應下。

回到莊子後，李錦素問起成嬾嬾在別院的時候被安排在哪裏了，成嬾嬾也是一頭的霧水，說是好茶好點心地招待著，就是不許她出那個屋子。

李錦素心想，皇家人規矩就是大。

再問墨語那兩個跟來的家丁，才知那兩個人被義伯帶去田間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她不由得想著，還是表姊有法子，竟將那兩人治得服服帖帖。

雖然不太信沈珽和連婉婷的說法，但畢竟小心為上，又得了二皇子的叮囑，於是李錦素命莊子上的人堅守門戶，夜裏警醒一些。

不料，夜裏果然出事了。

李錦素是聽到動靜就醒，但還是有些遲了，她渾身軟綿綿的，半點力氣都提不上來，耳邊聽著外面的腳步聲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成嬾嬾和墨語都睡在外間，此時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想來是中了某種招。

她心下懊悔著，自己怎麼沒把表姊以前給的那些藥給帶來，說不定還有一些得用的。

硬撐著身體爬起來，鼻尖就聞到一股煙味，煙味中還有油的味道，心中暗道不好，那些人是想燒死他們。

她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，琢磨著那些人進莊為的是什麼，這莊子雖然物產豐富，可眼下卻是未及春種的時節，莊子上也沒什麼值錢東西，一把火燒了更是什麼都得不到。

既然是匪，所求不過是財，看眼前狀況顯然與事實相悖，那這群人就不是匪，莫非……

想到這，她心道一句不好！

除了煙味，她此時也看到了窗外的火光，她被嗆得直咳嗽，拚命用手捂著嘴，生怕外面那些人會聽到，眼看火勢漸大，她憂心外間的成嬾嬾和墨語，還有莊子上的下人們。

猜測著那些人得了手，火也都燒旺了，應該就會離開，李錦素便一步步往門邊爬去，儘管濃煙嗆得她眼淚直流，她仍舊不放棄希望。

到了門邊，她使盡力氣把門打開，只見成嬾嬾和墨語一個躺在小床上，一個倒在地上，都已昏睡過去。

她爬到墨語的身邊，用力拍著墨語的臉，卻怎麼也拍不醒。

火勢將她們包圍，莊子上除了火燒發出的「嗶剝」聲，四處透著詭異的死寂。怎麼辦？她現在的情況，別說是把成嬾嬾和墨語救出去，她自己可能都出不去，再不出去的話，她們不被燒死，也會被濃煙嗆死。

就在這危急時刻，著了火的門轟然倒下。

火光中，李錦素看到一道黑色的修長身影，鳳眼凝視，臉罩面紗，似一道濃墨潑撒在漫天的紅色中。

見到來人，她心頭一鬆，整個人軟倒，「表姊，快救救我們……」

薛瑜帶了不少人來，沒多大功夫就把火給撲滅了，得知莊子上無人受傷，都不過是被迷暈過去，李錦素總算是鬆了一口氣。

被薛瑜抱出火場後，看著被燒毀不少的屋子，李錦素不禁心有餘悸，正想向像薛瑜道謝，卻見她定定看向遠方，順著她的目光看去，只見那處的火光映紅了半邊天。

那是……李錦素心一沉，火光之處，正是二皇子的別院！

京城近郊亦算得上是天子腳下，這是從哪裏冒出來的山匪，竟然如此不知死活，先是光天化日之下搶劫侯府的馬車，接著又夜襲她的莊子，還放火燒了二皇子的別院。

這要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膽，便是亡命之徒、一心求死之人，否則普通的山匪誰敢碰封都權貴？豈不是自尋死路嗎？

李錦素身體還軟著，她軟軟地靠在薛瑜身上，道：「表姊，那裏是二皇子的別院，二皇子定是出了事，妳可否派些人過去？」

「妳擔心他？」

「自是擔心的。」

薛瑜眸光微動，命一些人去二皇子的別院看看狀況。

這時，莊子上的下人都被薛瑜帶來的人用藥弄醒，成嬈嬈和墨語顧不上大驚尖叫，立刻就衝向內室，嘴裏還喊著姑娘，有人便提醒她已經得救了，人在外頭。成嬈嬈和墨語一聽，又一起衝了出來，看見李錦素便圍上前察看。

在她們跑出來的當口，薛瑜給李錦素聞了一種藥，那藥清涼涼的甚是好聞，她此時已是恢復了體力，沒有靠在表姊的身上。

「姑娘，奴婢該死……」姑娘明明提醒她們夜裏要警醒一些，她們怎麼能睡著呢？成嬈嬈心裏後悔不已，恨不得給自己兩個耳光，若不是表小姐趕到，恐怕她們姑娘就……

「嬈嬈無須自責，是賊人使了下作的法子，迷暈了妳們。」

一聽這話，成嬈嬈這才想起，她好像就是聞到一股香氣才睡過去的，剛才也是聞到一股清涼的氣味才醒過來……那些天殺的賊人，不給人活路啊！

「表小姐，請您受奴婢一拜，大恩大德，奴婢沒齒難忘，要是姑娘出了事，奴婢哪有顏面去見我們夫人。」

墨語跟著成嬈嬈一起跪下，而趕來的佟義和莊子上的下人也全部跪在薛瑜的面前，口中齊呼著感謝表小姐救命之恩。

「都起來吧，有我在一日，必是要護著表妹的。」薛瑜的語氣淡淡的。

然而這卻是李錦素頭一回聽到她說這樣的話，表姊平日裏嘴上不饒人，沒想到竟然會說出如此暖心之語。

這是迄今為止，第二個人對她說過同樣的話。

白日裏，二皇子曾說過，只要她沒有異心，他自會護她到底。夜裏，表姊又說了同樣的話。

不知為何，她心裏隱隱覺得表姊和二皇子是同一類人，嘴毒、心不壞又護短，而且氣質有些像……

佟義和下人們謝了救命之恩，趕緊去拾掇屋子，這大半夜的，姑娘和表小姐還要

歇息，總不能讓她們就這樣站一夜。

Crescent Family